



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鲟豚馆里，江豚妈妈洋洋和小江豚在水中游动。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让长江的微笑越来越多

刘发为

如果要给生态环境找几位监测员，那长江江豚一定是其中的一员，它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标志性动物，其兴衰昭示着整个长江淡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长江江豚是长江特有的古老而珍稀的生物，不仅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也是全球唯一的淡水江豚。长江江豚性情温和，嘴角弧线天然上扬呈微笑状，因此也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对许多生活在长江边的人来说，曾见过的“长江的微笑”一度几近消失了。受长期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种群快速衰退，目前仅1000余头，2021年2月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已将长江江豚列为“极危”物种。保护长江江豚意义重大，长江江豚的锐减，不仅关乎这一个种群的发展，更是长江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长江的微笑”的一举一动，直接反映着长江生态的健康状况。留住“长江的微笑”，实在刻不容缓。

目前，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保护是保护长江江豚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就地保护重在采取措施为长江江豚营造良好的野外繁衍空间，人工繁育主要通过科学研究为江豚保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而迁地保护则是将长江江豚人工迁移到适宜其生长的水域，帮助长江江豚实现种群扩增。这里面，迁地保护是“保种”之举，也是目前挽救长江江豚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局部水域长江江豚的生长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我们的也要看到，长江江豚极度濒危的状态并未改变，特别是长江江豚就地保护存在空白区，迁地保护存在“全军覆没”的风险。因此，保护江豚，不能止于江豚本身，而是要把江豚作为一个着力点、一个支点来保护长江整体的生态环境。只要长江整体水环境保护好了，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恢复了，长江江豚自然也就好了。近些年，长江江豚频繁见诸报

长江江豚给人类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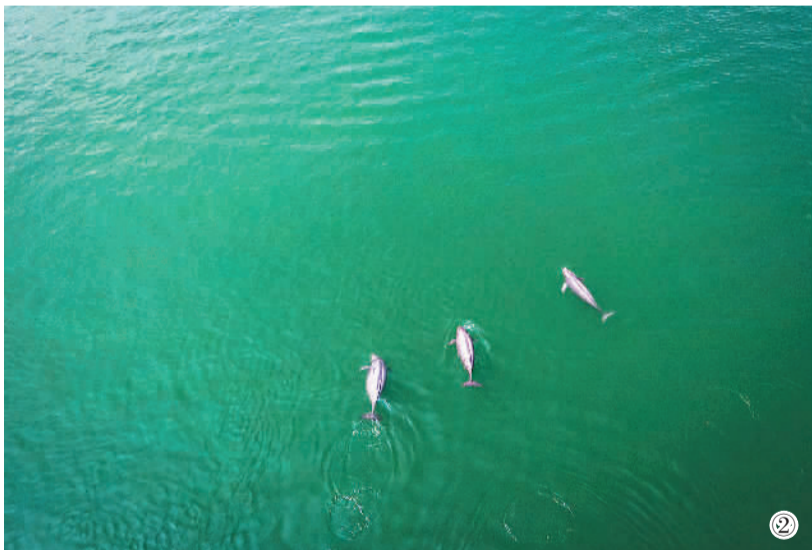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尊敬的人类朋友：您好！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和小伙伴们在长江湖北石首段北岸的一个月牙形的半封闭湖泊中快乐地嬉戏、遨游。这里没有频繁来往、发出巨大轰鸣的航船，没有五花八门的渔具和钓钩，只有日夜守护着我们的巡护人员。这里是我们的新家，全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区——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鲟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叫长江江豚，是一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听长辈们讲，我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万年，被誉为“水中大熊猫”，长江生态的“活化石”。很多年前，我们的种群定居在烟波浩渺的万里长江中下游以及与之相连的洞庭湖、鄱阳湖。那时候，我们时常三五成群，在江面上游水嬉戏，以小鱼小虾为食。时不时探出水面换气，用标志性的“微笑”，向岸边的人们友好地打个招呼。由于我们憨态可掬的样子，你们人类也会俗称我们为“江猪”。

后来，这一切慢慢发生了改变。原本平静的江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船只，渔船、货船、轮船……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我们的生存开始受到威胁：我们时常三五成群，在江面上游水嬉戏，以小鱼小虾为食。时不时探出水面换气，用标志性的“微笑”，向岸边的人们友好地打个招呼。由于我们憨态可掬的样子，你们人类也会俗称我们为“江猪”。

后来，这一切慢慢发生了改变。原本平静的江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船只，渔船、货船、轮船……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我们的生存开始受到威胁：



来往船只的噪声扰乱了我们的声呐系统，让我们在水中迷失方向，甚至被卷入螺旋桨中丧命；锋利的钓钩时常将路过的我们割伤，而密不透风的丝网则会让我们缠入其中，越挣扎越紧，最终窒息而死；不经处理就排出的工农业污水和垃圾，污染了水质，使得我们生病；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野蛮施工、炸山炸石，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的种群数量曾经下降到2012年的千余头。2021年2月，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我们“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虽然“升级”了，我却高兴不起来，它意味着我们的种群已经到了濒危的数量。作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我们的身体非常敏感，对栖息环境和活动空间的要求都比较高，被称为长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我们种群数量的变化，已经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为了加强对我们的保护，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学家逐步探索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其中，迁地保护，就是把我们将搬到人类活动较少，且生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域，建立迁地保护区。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天鹅洲长江故道，就是这样的一片水域。它曾是长江一部分，由于长期水流冲刷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滔滔江水最终挣脱束缚，经过自然的“裁弯取直”形成新的通道。原来的江段逐渐与长江隔绝开来，成为长江故道。这里的水质和长江水质状况相近，水中鱼类资源丰富，我们不愁没吃的。

1990年11月，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包括我爷爷奶奶在内的第一批5头长江江豚，从长江干流搬迁到



天鹅洲长江故道中。此后3年，陆续又有10余头江豚来到故道生活。爷爷奶奶说，这里除了水域面积小一些，其他方面都跟长江里差不多，而且人类活动比干流少很多，可以不受干扰地栖息、繁衍。

1992年10月，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鲟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批成立，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外来户”，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家。保护区位于湖北荆州石首市，范围包括89公里长江石首江段和21公里天鹅洲原长江水道，



总面积217.7平方公里。

这些年来，为了让我们在这个新家安心生活，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会定期到故道开展种群普查，为我们做体检，监测我们的身体状况和生存环境，给我们喂食、治病、护理；成立了专门的巡护队，10多名江豚巡护员每两人一组，通过步巡、车巡、船巡等方式，日夜守护在保护区沿线，防止不怀好意的坏人前来偷捕。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2008年初的那场冰雪灾害。那天深夜，气温骤降，整个湖面几乎全部结冰，我和同伴们没法到水面换气，只得不停地用脑袋顶破冰层，许多同伴撞得头破血流、伤口感染。

正当冰层越来越厚，我们快陷入绝望之际，保护区派来的破冰船突然出现，将坚硬的冰层劈开一道口子，我们纷纷跃出水面，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几天后，一批科研人员将我们捕捞上岸，为我们涂抹药水、注射消炎针剂和抗生素，开展全面体检、治疗。后来，22头受伤江豚全部康复，其中5头怀孕江豚，后来都顺利生产。

有一段时间，一些居民在故道周边搞围湖造田，导致湿地退化、水草和鱼类资源减少。近年来，保护区开展的巡护监控、季节性水体交换、修复湿地、搭建人工鱼巢等保护措施不断完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得到修复，我们的食物不仅来源越来越多，品质也越来越好。

这两年，保护区还引进了智能监控设备和无人机，在重点区域安装水下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建立起巡护监控网络。有了这些先进的“黑科技”，我们更有安全感了！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们的悉心守护和照料下，经过一代

代的繁衍生息，我们的种群数量从最初的5头，增加到了今年年初的101头。在这期间，我也出生了，现在我们一家已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小伙伴们多了起来，湖里面的鱼却有点不够吃了。为了减轻故道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2021年4月下旬，科研人员对我们进行“豚”口普查和全面体检后，挑选了18头身强力壮的小伙伴，通过专业车辆和护理人员护送到何王庙故道、湖北洪湖老湾故道等多个迁入点。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了。最近几年，天鹅洲保护区已经向全国各地的5个迁地保护区输出江豚24头，成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源输出的重要基地。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家，生活越来越好，全国迁地群体总量已超过150头。

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长江江豚保护措施、机制不断完善，不仅是在长江故道，在长江干流，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愈发活跃起来。在我们天鹅洲故道隔壁的长江石首段，常年栖息着20余头江豚；在长江中上游的宜昌、武汉，下游的江苏南京等地，市民目击我们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很多人说，“微笑天使”回家了，其实这是我们在向你们打招呼问好呢！

现在，我们种群的数量正在慢慢得到恢复。我们真诚地希望和人类成为永远的好朋友，世世代代和谐共生、友好相处。期待未来，不仅是我们的种群，长江里面其他珍稀水生生物种群都能不断恢复，为这条美丽的母亲河增添更多生机和活力，让它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最后，热忱地欢迎您，有时间来湖北石首实地走走看看，亲身体验“中国江豚之乡”的别样魅力！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长江江豚 2022年新年
图①：为保护长江江豚等珍稀生物，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方案，照明灯光采用的是护栏灯不直射江面，以减少对江中水生生物的影响。

王 耿摄（人民图片）
图②：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图③：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长江岸线上，树木花草成为一道生态风景线。 王 翌摄（人民图片）

图④：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镇江阁外逐浪嬉戏。
雷 勇摄（新华社发）



保护人类自己 保护江豚就是

范昊天

一看到“熟人”，就忙不迭地游到水边讨鱼吃；旁边有“生人”，则会提高警惕，在水里上蹿下跳“打游击”……虽然早就听说江豚的智商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哺乳动物是如此地通人性。

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鲟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者见到了54岁的丁泽良，他曾经是当地的一名渔民，如今成了江豚的专职“保姆”。为了照顾好人人工养殖网箱里的两头父子江豚，他不仅每天坚持喂食，还要负责记录江豚的身体状况、生存习性和水质环境等指标，为科学家研究、保护江豚提供参考。

将部分江豚迁移到人类活动较少且适宜生存的半自然水域中，通过自然放养或者人工饲养的方式加以保护，就是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主要做的工作。长江中江豚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节制地渔业捕捞导致江豚食物来源的减少。此前人们发现，死去的江豚胃里往往空空如也。长江10年禁捕的实行，不仅让母亲亲河得以休养生息，也为江豚等珍稀动物提供了宝贵的生存机会。

端，令人欣喜的是，人们对江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随着人们生态环保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长江江豚保护当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江沿线各城市长江江豚相关保护协会、组织已逾百家，大家关心关注长江江豚的信息，进一步提升了长江江豚的存在感。

如今，“长江的微笑”又重新出现在长江岸边的居民视野之中，我们期待，通过持之以恒的保护，未来长江水生态环境变好的时候，越来越多“长江的微笑”能够回到长江干流里面，在江上抛头露面，与岸边人共舞。

新征程·新步伐

作为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之一，天鹅洲保护区从2018年1月1日起就实施了全面禁捕。周边500多名渔民上岸转产，其中有不少人和丁泽良一样，从捕鱼人转型成了护豚员，还有的加入了保护区巡护队。

巡护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巡护队员们每天要围着保护区巡护上百公里路程，检查有无偷捕情况，仔细搜寻水下可能隐藏的各种非法渔具。他们的腿和手臂会不时被植物刮伤，后颈被太阳晒伤，甚至还会与偷捕者发生冲突。巡护队员们还遇到过有人在他们必经之路上撒钉子，扎破他们摩托车的轮胎，以此来妨碍他们的巡护工作。

再大的困难也抵挡不住广大人民群众保护长江、爱护江豚的决心和意志。经过这几年的保护和禁捕工作，非法捕捞现象已大为减少。同时，通过开展保护区生态修复，每年增殖放流各种鱼类上千万尾，江豚生存环境不断改善。

随着野外水域环境的改善，将人工饲养的江豚放归自然逐渐提上了日程。人工饲养与繁殖只是一个暂时的保护手段，野外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2020年7月，世界上首头网箱饲养繁殖的江豚“贝贝”，在经过“野化训练”后，被释放到天鹅洲故道中，以进一步检验人工饲养长大的江豚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并参与种群繁殖。

江豚是长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保护江豚，不仅仅只是保护这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更是在保护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最终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记者手记